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龍雲集卷十九至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許溶

龍雲集卷十九

宋 劉弇 撰

書

代上提刑宋大夫書

提刑大夫閣下某曩者讀歐陽先生詩至有所謂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葢未嘗不掩卷嘆息曰茲宋氏實録也歐陽先生往在翰墨葷流中視人物於

許可為尤慎一日掇筆大咤必曰文章無雙伯仲第一是在宋氏此其為予奪重輕萬萬宜如何耶某嘗聞之矣縣諸生起安陸𣆶然取天下第一不啻唾掌諸儒師其經後學傳其道既則佐佑仁祖兩擅魁柄更鎮八州白首將及垂四十年無一不可意者方是時厚澤被生民盛烈爭伊周謝世之日灑落天翰時則有碑額之六字申賁幽壤時則有挽紼之兩詩是元憲公所以休顯赫烜於至和嘉祐之間者也嚌嚌百家沉泳道旨決邪

說之游氛隄孔孟之末流成唐一書亟與班馬方駕疾驅而其間聖君賢相之所廢舉忠臣義士之所感發元惡大憝逸迹墜緒之所熟悉其不與世磨滅者若揭白日爍彼蔀幽甚者發揚洪運磔尸沉泉視萬世而下軒軒為不朽事業是常山公有功於史筆者也然則彼歐陽先生其得所題品者耶某濩落不韻平時雖無過人者而其商講流畧在縉紳士大夫間實不多愧竊嘗謂君子之於是人也慕之誠深則思之誠至思之誠至則

期之誠遠益幸而出乎是人之時相與比肩接軫使見聞熟者上也不幸是人之不可見猶得生乎其里閭從故老諏訪於以薰染𢷬習者其次也其亦幸而得見其身後之子孫以觀其箕裘之能世清白之吏遺者又其次也其亦不幸而三者俱不可得然後有一言焉曰無可奈何斯最下矣此不亦思之誠至則期之誠遠者耶伏惟閣下凜乎其標規卓乎其事功日者以天子成命出憲江外車轍所至多所平反大旆爰指官聯肅清而

内心之所和裕禮好之所稠縟類皆有遠大畦畛其於宋氏子孫真可謂無負者矣而某於此時適得與下執事俱出按臨之下此誠若天賜閣下以償某曩所欲見而不得見者也伏自去歲以來凡三拜後塵歛板隨衆退則就事初不敢以片言自列若是者豈有他哉徒以為迹未稔熟不若姑置則亦宜有可繼之他日也今者屬閣下被命還朝行且有日矣某雖欲退自却縮含糊緘默與故歲無異尚可得耶伏望閣下拔而進之回以

眄睞賜之咳唾使思之誠至而期之誠遠者有得於邂逅之今日則某雖不及親見元憲常山二公之所為不猶愈於腐脣哆口孜孜仡仡拾其遺又（又疑作文）而嘆咤不已者耶惟閤下擇所以進退之者某再拜

代上郭招討書

招討閤下某聞天下之功業至變而後見則適然之效衆人與有焉然必欲經久持遠與古今為先後傳不朽而垂無窮則其間必有大過乎人者得之衆人益不與

也今夫敵國之患不生於方外則勇者思闘而憤力之不得逞無隙之可投無巇之可抵則辯者思奮而恥說之不見售以至夸者死勢誕者死權而掛功宿名之士雖沒齒折手而不自以為悔者彼非徒以身自累而已凡以為無窮計也幸而一遂其願望則其餘波之所及僅足以閱其一身未能幾何而旋與異物俱化以至衰微委弊無以異乎嗃之出管吷之過劍可聞而不可執一作得久直忽然而已矣此其故何耶則其所志者卑所趣

者下所培擁者不固所積累者不厚故也以某之愚嘗觀前世號為名將出萬有（京本作死）一生之計從事於窮荒絶徼之外與夷狄爭一旦命而戰必勝攻必取者類皆有人焉然自非有以大過乎人者史所不載而後世之所弗道也若衛青霍去病之於匈奴常惠傅介子馮奉世之於西域竇憲之勒燕然馬援之平南徼至於張騫蘇武班超之徒往往老身於不毛之地而唐之李靖李勣其功業亦累累以見此數子者歷世遠矣當其遺澤

餘烈未熄之時盛至於尊中國久至於傳後世俗之被其風流者尚多慷慨想見其為人況見見聞聞者乎此其故何耶則其所志者廣所趣者遠所培擁者固所積累者厚故也伏惟閣下駿功偉烈久矣夫其為天子之所注意而士民之所屬望也前此南寇之叛不幸守臣失利至使區區遺餘之虜𢶡弄吾民於掌股之上上方軫憂旰食圖任將帥之臣而閣下實董其事而某於此時謬當上官之所奬借使得備奔走於庇庥之下而區

區之誠實無以自獻竊惟古之名將其功烈炳煥著見而不可掩者類皆本之以不倦之勤而至誠之守必斷之明惟所用之而已故某亦欲閣下勉焉夫羣數萬之衆使謦欬指顧莫不承聽坐作進退莫不承順以至卒伍蒐練而以敵則無前器械完密而以攻則必克帷幄之籌有所必運而樽俎之衝有所必折者皆閣下素所講聞而獨得於心者也若某者何足以知之惟其大功既集之後播之聲詩勒之金石使數子之美復見於

今日而其遺風餘韻與所謂傳不朽而垂無窮者並驚而莫知其孰為先後則某雖不肖庶幾猶能為閤下賀也故於是行也姑道其畧以獻

代上知府王觀文書

某嘗謂物固有同用而殊功者勢是也千鈞之重方舟託焉而浮坳堂之芥失之寸水則膠騏驥取道一日千里而附尾之蚉與之輙至走坂之車奔濤之艦百夫從後挺之必卻步而後止矢之激於風而加迅也圓石之

轉千仞而亟下也利劒之入敏手而不留行也無非勢者下至於槍枋决起疾馳却壓之勢一作變與夫蛣蟯之轉丸水毋之附著二本作鰕鼉蛟之蠖蚅猿狙之跳梁一作奮擲乎崖澗之間亦皆乘所謂勢則又況於人乎方士隱約時非能自達乎世也要必有一二而為之地者始可以為無負披諸雛鷇傳以羽翮拔自緇涅滌之清漪下取文木之殫殘更增鉛黃之新飾然後出感慨而就功業亦皆勢也京本自此以下文不同題作上陳運使子先今附卷末閣下以道德儀

當世以器業聞望簡天子之所知銛鋒一推黜羌委命靈旗直指舊壤斯闢雖古所謂大丈夫者又何以加此而頃者更以翩然之一麾出控要地言焉而重丘山動焉而端表的此其勢宜有萬倍常人之所附焉而不可得者而某也方以局局之小材得邑窮陋智促而數彈跡畸而彌晦於此且半周矣而名稱不足以撼當塗之聽重念方是時移眄睞而加愍憐者舍閣下其誰乎伏惟閣下推及物之私回陽春之照當遺謦餘欬之際借之

片言之助使朴陋魯固久幽不振之迹輙得效其區區而時出補報僅免瘝曠以趨夫建立成就則頂踵之賜正在今日也韓子有言曰伯樂一顧馬價十倍閤下其亦忍使之不售乎

代上鍾離朝儀書

某日者與二客處一客見語曰吾聞某人方今渾深雅粹人也益有道君子者也來臨是邦吏無間踈戚付之事惟其稱大者推挽振拔小者亦獎引之不廢不限閥

閲寒素惟其材迎眄者知榮負意者茹慙是必不俟咻沮而陰有以權其低昂輕重者子三年於茲矣居職不為不久更事不為不衆今者迹蹤於衆人效削於厥初而居日之多不愈於去日之速也柰何且公弗録子耶將子竟不足録也盍一干乎公庸何傷又一客曰干之似矣而客未嘗聞里婦之說也里有兩婦與其姑處大婦母家故靳比為婦雅不喜飾少婦則塗黃約黛濶眉高鬟揄吳綾之袪曳文綃之裳無時而非飾也一日其

姑持百金之璫與文瑰之翹擇所與者已而卒授大婦問者曰翹璫為欲飾也奈何不授少婦而授大婦姑曰不然夫器數御則新入故完就弊且多道隳而少婦則跕跕焉過（一作志）乎飾至日夸其鄰而恐不得當（京本有其字）嫵媚也其於翹璫殆矣彼大婦嶄且不喜飾嶄則之兩物吾家可長有也不喜飾則故弊不得而乘焉此其過少婦遠矣故吾以為授之者宜莫大婦若也今公之意似未可期也子卒然耀其說不為少婦者幾希矣已說

雖工即無自入焉（一作意）是適所以為大婦資也某聞二
客之説始則駭中則惑徐思之恍然得其所自解者若
壞雲之决馳飇蟄户之發振（一作翔）霆也以謂由前客之
説則彼利蹶捷徑者每先焉尚須爾耶由後客之説是
廢人事任天時不稼而求穫者也顧以二客之説皆不可
廢則某於此姑取其必不得已者試為閣下言焉庶必
有合也古所謂徒勞吏者於今果何等流耶非郡録參
則縣丞簿也一行就事隨即踸踔使終身長不離故處

則士無慮悉解組引去矣彼必有須少進者焉譬猶渴者問津知不能悉飲要必一勺然後為快此其所以類欲求為人知也然上之人朝舉一人焉不吾疑夕舉一人焉不吾怠（京本作慭）則豈非亦以公議誠在故耶某不幸系緒衰落與時濶踈早飛窮海惟力是視歳月侵尋坐周三歴雖無效驗間自發耀（京本作輝）然亦天幸少所負墮令茲代者在道無幾罷去矣直為此瑣瑣定何時已耶茲乃閣下矜憐涵貸動心疚懷發宿滯而振久淹之時

也葢初官之保任也法當用三人而其二人則某前此既得之矣一人則莫有出力者焉傳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小既有之大亦宜然且天未欲使成就耶萬一無可言者脫若成就之是閤下用一人力完二人惠而與其三人者卒皆有補也顧不偉與咸莖韶濩之奏也必鳴鼉而後爲備樂琱輿錯衡之載也必文軜而後爲備器丹雘既施而繪畫之功畢砥礪未加而鑪錘之巧進至於孤笛逸發非後出之商聲則無自而諧韻

何則始之所綏終之所急故也伏望閣下推與人不求備之汎愛而使晚節一介之初仕因得與受賜者俱出門下而圖補報焉則趙賈之牛鐸他日或可以廁樂懸而區區敗鼓之皮未必不如丹砂赤箭之有益乎醫師之門也某之辭具是矣惟閣下賜特達焉幸甚

上運判彭察院書

竊以謂於此有人焉始以驚世之學推文章選鋒取天下第一若未始用力焉而中間踌更事為纔十餘稔已

能脫去馽羈犖犖有嚮乎建立成就天子試以為材士大夫望以為當世之傑人入踐師席學者發蔀幽白日而青天進擢臺憲回邪脅肩至無所投足而後已既而剖漕符出當一道之寄凡兵食之足否與賦之耗登物之所利疚民之所疾苦與夫苛弊之所未盡掃去豐澤長利之所未盡講修以至姦萌貪蘖在所斥攘搏擊而不置者皆得列而言焉雖未能盡充其志可不謂大丈夫者乎於此又有人焉學不加博業不益進屢奮而更

却愈出而滋蹟而是人也獨知有志乎古人所謂决非偶然者行年三十纔得一第僅殊不職之平民而筮仕之始僻在海濵然自聖人之經百家史氏與夫翰林子墨之文章粗而考之已而自知其所庶幾則又思得有以大慰吾望者試往因焉以質其私心之是非忘其力之不足也此兩人者以勢則不侔以賢與智則不逮以所學則彼廣博而此狹陋貴賤之殊絶而不抗也器業之相倍而不埒也閣下以為如何夫必將使閭巷妄愚

人無所豫知者試往窺其疑似亦不過曰遼乎其畛域邈乎其先後尚何敢接足迹於一堂之上交謦欬於聲容之間者乎此正閣下與某今日之勢也某患無他長器不周物方冠歲時已知誦讀閣下禮部程文矣潛揣默熟求之雖久而不忘其後遊京師則聞閣下方以詩說見知於王舒王而後又得太學所講易義數千百言由是知閣下愈為當世之所宗師而某也竊亦自謂區區之迹獨何有一作負而翳諸冥冥之中耶將久而披耶

今者天與之幸屬閤下按察於此宜若可進矣獨以數詭者爲累而恐不得當其意焉則出抱逡廵懼駭之惑退又不忍自卒於無所聞知之地即以自解曰以勢邪賢王猶或忘之則賢士大夫宜亦不外乎是以賢與智邪不才者固才之所容受人之學也有能有不能則狹陋固亦廣博者之所不廢貴賤雖有常分亦有時而相上下焉器業雖有必至之會亦有時而相資助焉吾何輙自屏絶反獨後於衆人乎於是書成而疑釋齋且沐

而誠意備振衣整冠而不知其喜怒京本無此字之忽集也伏望閣下不以社當有櫟字臃腫而用匠石之弗顧躍金不祥而先大冶之棄捐則某雖不肖其剛頑之質異時或可備鑪錘加砥磨而百年之斷木又烏知不得與所謂輪囷拳局者仵而進邪惟閣下憐焉

上運判林積書

往年閣下為縣於安成而某尚幼得以桑梓之民與邑之多士就學黌舍中時閣下於紛紜簿領之餘事無巨

細一切撥剸斂若運肘而獨以其暇日躊躇遷延相與諸生投足於弦誦之地曠日持久無憚煩不得已之勢以至講授有師法勸沮有美意其謦欬指顧足以移人之善心而合境之内崛起而儒衣冠者至不可勝計士於此時往往知所矜式奮其自强獨立之勇力趨高明所以效區區之誠而慰閤下平日教率敦奬之意者甚備雖若某之不肖力有所不及猶不敢不勉以圖報稱之萬一則其他葢可知矣其後閤下荐更外補聲勢烜

赫所至率以能名聞而某也適迫於進取鄉書輒應隨
觸報罷行年僅四十堂上有垂白之雙親勢不得一日
忽去其側則不免下從一介之細民旁午於閭巷阡陌
之間以私自便其養差池歲月浸失故步而夙昔膚寸
學皆凋喪於良心銷鑠之餘卒予無所庶幾而嘗所授
教於左右者宜若有所負矣前日伏承閣下以術業閎
博德望隆重為天子大臣之所柬拔及來江西按察十
州之民凡事為有所未設施利害有所未興革老姦宿黠

在所糾逖而未盡廢去公廉朴茂在所推致而未盡振起與夫金錢粟帛倉庾府庫舟車漕挽之勞逸在所措置而未盡詳悉者皆得以熟慮而審行之以其之愚徐窺閣下之所為定有萬倍昔日之安成者矣於斯時也士無智鄙皆踴躍淬濯奔走下風而某方且以蹤跡晻曖出於久幽不奮之後未始有一時請見之階則其心亦不能無少懸懸也今者閣下按視於此念不見邪則終身嬰無所聞知之戚將有所見邪則進抱逡巡惶駭

之惑二者皆所不免則寧去戚而就惑然未知孰是惟
閣下推奬物之私際之以陽春之和使勾萌角觡咸知
生意條達乎腐株瘠壤之間薰太和而濡膏澤則雖某
之區區又烏知不得與所謂輪囷拳局者伻而進耶

龍雲集卷十九

龍雲集卷二十

宋 劉弇 撰

書

上轉運黄司業書

有為鳳之説者曰鳳首戴德頸揚義背負仁足履正鴻前麟後虵頭魚尾龍文龜身燕頷而雞喙某則曰是烏知鳳皇徒羽而已乎有為麟之説者曰麟麕身牛尾狼

頭馬足壯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扶幼秋鳴養綏音中黄鍾角具武而不用某則曰是烏知麒麟徒足而已乎問鳳者當問無虚集其為祥也不妄問麟者當問擇土而踐之何邪含信而遊又何世如是足矣何有横計外備之文采曲肖之聲貌邪仁智大人裔圓冠納方屨莊首而華踵則固已有餘於士纓緌成輝光步武契夔龍文繁而禮縟則固已有餘於儒若然者直是身之一蜕爾無關於任斯世之重則觳有道之域遊治君之

藩亦必不免矣故𥜥裼伊臯猶榮於黼冕沮溺也如彼羽者梧棲竹食是資天和砥柱大皇爰寄高遨憩則弱水濯羽運則覽德輝而下之卒其有以長夫羽蟲三百六十者非無謂也如彼足者孕精五行協德歲星視明禮修則有不召而自至者孚量設機穽衆則迹其如掃矣卒其有以長夫毛蟲三百六十者非無謂也由此觀之仁智大人要必麟鳳如則庯非閣下之謂乎溟海浮其陰蒼山扶其陽是為七閩之奥區疑缺一字粹英靈鍾焉

者宜異則閣下之丹穴元枵也道德淵乎其純全名稱輝乎其焜煌潤步臺閣僅如攝羽則閣下之鏘鏘其鳴翽翽其飛與夫動而彬彬也靈多秋霜足以澁姦迹弭邪志有若元豐之吏憲臺犀天下之士而材之乎上庠有若元祐之右師席則閣下之鳴高罔擾君囿也雖然有足惜者焉江西視他路誠若遠外其域尚不減十城百縣而與賦之登耗運餉之豐匱歲計之增否閣下至一切撙裁鉤考若指縷而標擢閣本作揭也曽氷凛前吏則

得師惠風隨翼民則被賜至於易所宜大反以就小鬱此遠器絶出近功是時方幸閣下之不幸也然則今日之江西其無乃不得已如集黄霸之頼川應周南之信厚也耶故曰有足惜者此也抑嘗聞之岐有人焉號積德累仁之至者爰有鸑鷟實集兹地既則天下之地胥知王者興不在他其在此則縁是鳥也引吭一鳴而已孝武時雍中獲獸一角五蹄獨終童以為殊俗當有解辮削衽而歸者已而果然盛德之符蓋如此厥今仁聖

在上夔臯之倫顧不無旅瑞物總總而出者是行也將見仰而横翔俯而曲屈百倍周漢而瑞吾宗方在閣下一游一鳴之頃爾尚江西云耶抑又聞之景星慶雲之麗天也有目者均於一覩以為快何則著故也至於若鳳若麟者於信史之所書不過曰鳳凰集於某國麒麟見於某所天下固知其為嘉瑞矣不幸適不當其地則至有畢生不獲覩焉者彼為天下之民者顧無憾耶某也生太平之世有日矣誠羞與不幸而不當其地者偶

是以有今茲之請見也閣下其能無惜尺寸之地而使

屬目乎

上趙龍圖書

嘗聞四夷之為中國患也自前世已然其勢之强弱常視中國之盛衰在乎時君撫循控馭之得失以為之叛服方舜之盛時中外若出乎一家而區區之南方猶有逆命之苗民然其為患最微故其屈之也用力不勞而建功多詩書之載自舜以來其盛衰强弱之變雖未易

徧考至於撫循控馭之術已出於中國者猶在也若文王有西方之變而其患在昆夷有北方之變而其患在玁狁則不過命將帥衛中國而已六月言宣王南征其辭止於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方此之時來則取其順故外之而不内去則舍其逆故釋之而不追治其犯我之不率而聽其所自去來葢古人所謂譬猶蚉𧏙之螫是驅之而已者也末世備外之策一弛而邀功生事之臣爭言四夷之利害

至使敵與中國抗衡金繒之遺歲無慮萬數而甚者指漢天子為我丈人行其凌侮侵肆益如此然四夷之間强弱盛衰又有可言者焉何則方漢唐盛時其東南之小國如閩粵五漢當作溪與夫高麗百濟之類皆在所取而西北二虜比及討之也不過時一挫衂而賈誼有言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匈奴之衆不過一大縣則彼蕞爾之東南益無以為也然周官言獲四夷之隷有蠻隷之職而東方不與存焉則豈東方未嘗為中國患

而彼南方之視西北豈所謂小國而交趾之視南方又其尤小者歟書曰乃命羲和宅南交則其地之隷中國先古則然矣自時厥後或離或會或侵奪削滅意其遺種當僅有存者而不幸異時寖以失馭使餘息得以少假至唐乃復隷中國為交州則彼其土地之廣狹人物之寡多與夫盛衰得失成敗理亂之迹雖不必入其國考其俗宜可以懸斷而黙定矣伏惟閤下材識閎望類皆有所謂過人者方南寇之叛内外大臣惟天子之所

去取而閣下獨與郭公首當師帥之任自嶺以南知與不知靡不欣忭鼓舞庶掃除之功可翹足而須也而某於此竊以為古之所謂良將非特勇果足以振世而已必有權謀焉而文德武畧要皆取諸其中此將之術也於是為之說曰閣下始以文章進已而當方面之寄則無施焉而不可今又用其所長以臨區區僅存之敵然則將之術其有不神乎兵法固有先聲而後實若聲至而實加焉則威與德並用敵雖勁必屈此將之威也於

是為之說曰古名將坐鎮邊陲不動聲色而羌人帖然

閣下膺師帥重任晏然無西顧之憂而其餘威遺烈足

以震懾於此郡焉夫以西羌之剽且鋭强且肆畏縮逃

遁知所遠引而無復睥睨則微且弱寡且殆者宜如何

也然則威其有不行者乎凡此葢皆某之有見於閣下

者也顧某之不肖不足以適事其才殆未有過於常人

者前日雖因上官之所奬借使得備驅策於謦欬之餘

今也將就事矣意之所至輒不能自已故備論四夷盛

衰强弱之變與夫閣下所以結主知而慰愨民望挈諸將命者隙光塗潦雖不足以助秋陽之暴而增時雨之潤而某之區區自以其有所庶幾為在乎此也惟閣下收而教之幸甚

上范教授書

嘗謂天之高遠宜不可度也智者以巧歷索之而千歲之日可坐而致焉地之廣大宜不可測也智者以土圭索之而四方之中可得而求焉聖人之書其高遠而無

際如天之不可俄而度其廣大之無疆如地之不可俄而測而明者觀書而得其意循意而達其道若數一二辨白黑無少蔽於胸中是必得其要如巧歷土圭之妙乎不然何知之易耶此單聞淺見者所以慕望歎服之無窮也某自總角讀書不敢留意於他技末習所謂聖人之經者無日不在目年既邁而往矣茫然不知要之所在神疲精耗而未有得也固嘗學詩矣知其風賦比興雅頌之體而已求其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未能也固

嘗學禮矣知其辨上下定民志而已求其三代損益百世可知則未能也固嘗學易矣知其陰陽奇偶吉凶悔吝而已求所謂性命之理則不可得而聞也固嘗學春秋矣知其以日繫月以正次王而已求所謂褒貶之意則不可得而見也故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放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達此古之人所以貴乎近人以學也某誦此言久矣欲求其人而近之者亦久不幸家貧親老迫於饘粥之奉不獲贏糧負篋縱遊四方以從博文强識

之君子以袪其蔽而解其惑惟是索居塊處汩没自棄而安於小人之歸者積有年矣譬之縲絏桎梏而坐於闇室固知室戶之外必有日月之明而不得以自見也幸其有仁人君子一為動念矜憐其意恍然為之闢戶牖使昔之昏蔽一旦而去其為樂也可勝量哉今者伏遇先生以高明卓犖之才左右逢原之學來為江左之宗師固將以先知先覺為任而使夫莫覺莫悟者皆得槩乎其有聞也則某之所謂袪其蔽解其惑將見於今

日矣先生不以荒唐扦格為棄而使得試遊其藩而酣味其餘澤固可以無憾矧能為之闢戶牖而授之以巧歷土圭之妙使天地之理日月之明粲然可見乎其為樂又可量哉

上張教授書

蓋嘗以為分有適止於是而必欲勉焉以勝其所不能任則其惑將至於終身不解而其愚將至於終身不靈於是得其言於古人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

於人者重所以自任者輕凡此皆不得乎己者之說也其在我曰要必有所慊乎彼故名雖加而實不擠焉則毀至而隨之以辱勢雖附而材不稱焉則謗至而繼之以禍於是得其言於古人曰危以動則民不與懼以語則民不應無交而求則民不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凡此皆得乎賢者之說也以某之不肖在衆人間其慮識無毫髮可取然於斯二者竊知所㢠幾焉而又以見今日之不遑處也昨伏承先生始疑學之始不以其愚

且戇也使得與諸生接踵於師席之下固幸矣間則又因其所治經而責之以諭學者為事方是時先生固未知某之所有果何如也不試以一言而遽取之則是過採諸衆人始以某為足以備員而末暇究之以其實也自被命而來漫不知所措茍且歲月竊食儲稍侵尋以至於上無以當先生之賜而為之報稱下無以慰學者之望而為之表率勢何可久留也又嘗以為大之為天地細之於塵芥聖人之心莫不游焉以為之輿而其要

則存乎經六經之設類皆聖人不發之微意而後世無窮之公患也而周官之為書又特甚焉其間節文度數條析縷解僅如毛髮之多而一代之成法於是為至自非强記博聞無以究作者文淵識深智無以窺作者情則尚未易明其訓釋況能諭其旨歸以引人乎然某自赴學於此三月矣治是經者未及二人焉借使某也有得於其間以自諭則非所宜以諭人則將誰使告之則某於是職特僅存之名而已矣且國家崇建學校以三

舍取天下之士其間必有德隆望重學問該徧者出而爲之倡然後擢焉而置之學者之上則衆莫不以爲宜如某者趨行紆踈而天資尤昧瀞方年少時惟不能挫抑斂縮以自媚於俗故至於今指議者特衆十出而九見尤也其畏避罪戾且不暇尚何敢以率衆爲心乎伏惟先生以公心成物以恕心容物而大小各有所成今也欲乞察其私誠憫其無知遂使退就諸生之列以靜則不至於不得乎已以動則不至於不得乎人又因以

求其放心也而增其見聞之所不逮則不獨先生有養育成就之賜而某於異日亦無所累乎先生過舉之名也所有權周禮經諭謹隨納上

求知己書

里有人焉世故怵之貧病嬰之惟是薪米鹽酪匱且不既疑作繼則輒之乎所嘗厚於己者祈焉小取則小自若大取則大自若而漫不知厭足也燕越之人一日過乎其前則未嘗啓齒告之是非前昧去就之分而晚知

取與之節然也特以人情於己有厚薄云耳是故待其有請焉而必得則厚於己者無損於數求諄複委曲出於未前定則一日過之無益於暫告某也纏迫之私非止於薪米鹽酪足以佽助朝暮而苟生者不意天幸遭遇有不在於一日過之燕越而視里人之歸所嘗厚己者百倍而有加焉則時哉其殆可以有言於今日耶重念某江介薄俗其生適丁於休明頃執事之子治海昏也猥以先人敝廬得齒編氓受賜已多望前塵屬下風

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矣行年五十晚霑一命竊食下邑罪浮於功闔門温飽浮脫墮負此其被執事顧遇凡幾鹽米當作薪米闕本無此三字幾鹽酪曾足以計其寡多輕重哉然貪得不已竊嘗有意於左右惻然動念者雖某齒髮凋脫獨不得拾晚暉於西引之崦嵫乎故不敢默默於其所厚寧告焉而後已也抑又聞理出於天者無求而可有所謂出於人者則不可無求而止焉畝率直一金者初不假人力沃也瀉滷磽确資之牛場鼠坻則其收

亦數曰疑作同於前豈非人力哉伏望執事勿使遲暮焉

而斷斷斷者卒不少償其志則其不自齒於一易再易之

汙萊也真在此行矣

龍雲集卷二十

龍雲集卷二十一

宋　劉弇　撰

書

上知府曾内翰書子固

始某為兒童時聞江西文章之盛近世所未有初未之信也其後齒日益壯乃始歛縮從所謂鄉先生者求為聲律句讀之學間語及當世之聞人并與其德業之隆

聲稱之盛為天下素所信而歸焉者或齊或楚或趙或魏與夫閩越交廣窮荒絶徼之外雖不必偏知其人然可倒指而數者甚衆至其言文章之盛則未始不在吾江西也於是嘗試叩其姓氏則不過三數人而已則同郡歐陽公臨川王文公而閣下曽公也某雖不言心獨異之後數年始遊京師至則盡得閣下與二公之文伏而讀之遂以前日所聞者為幸然而恨不得即乎其人也如歐陽公之本論王文公雜説閣下秘閣十序皆班

班播在人口雖不言可知又知而不必言也若夫世之人聞焉而不能知知焉而不能詳者某請畧言之盖嘗以為使真理不言而喻妙道無迹而行則世復何頼於言而言亦無以應世矣惟其形容之不能寫精微之不能盡中有以類萬物之情外有以貫萬物之變旁有以發其耳目之聰明而截然自造於性命道德之際此言之所以不可已而文章所為作也盖自孟子以來號著書者甚衆而漢獨一揚雄而已唐自元和間復得韓愈

柳宗元之徒垂千百年歷三四人至吾宋而又得夫所謂三人者何其作之鮮耶孟子之言淳深渾厚揚子之言勁直邃密其為法謹嚴其立意微妙至於陽王二公之文又議之而不暇也葢未易輕議而請以韓柳及閤下之文言焉韓子之文渾鍠振越瑰瑋聯絡如長河大川一瀉千里而波濤洶湧震撼砰擺老蛟怒鯨千詭百怪與夫呑風笑日破山發石之勢無所不備可以徼睇而不可以平視此韓子之文也柳子之文如懸崖絶壑

壁立千仞崒嵂峭拔洞鴻轇轕嶄然獨峙於蒼烟杳靄之外使望之者不能躋躋之者不能踰踰之者不能絶此栁子之文也然二子之文其宏壯偉麗雖足以家自為名而求列於後世顧其間不能無憾而若有所待者亦豈少哉至於閣下之文則不然紆徐容與優游乎肆其析理精其寓意微其序事詳且密而獨馳騁於百家之上渾渾乎其深也暨暨乎其壯也謷乎其似質而無當於用也翛乎其與物逝而不主於故常也洸乎其若浮

歛乎其似無所止而迢迢乎如將治而不可窮也其光少一字彰灼顯著舒發而不可掩者若雲漢之昭融日星之陸離閒見層列時露琢刻以出怪巧及要其終蓋泊如也若此者雖未敢直比之孟揚然自以為跨越韓柳超絶諸子遠矣伏惟閣下道隆德駿為世表的凡天下之所以望閣下與閣下之所以慰天下之望者固已非一日之積矣而某猶為此紛紛者獨何耶徒以有意乎閣下之為人而又甞親誦其文也顧某親老矣不量力

之不給勉起於壠畝之間掇前人顓蒙魯固之餘補綴完緝思欲有立於後世於此幾十年矣前日幸以一日之故得造門下蓋幸望之以為庶幾償夙昔慕望之意又將秉此以聽緒言而望餘光也而某初無一言以進則是自比於無知者之列而意未知閣下將何以處之也以某之不肖使擇其所聞加以强力時竊謦欬之餘而閣下因有以卒相之也則雖未敢期於有成亦庶幾乎無負矣惟閣下哀其愚也而教之憫其毅然欲有立

於世者而推挽之則頂踵之賜正在於今日也

上劉子先學士求銘文書

世有至感足以移人則非生者之喪死者乎三咽之號聞者悽焉一林之墟過者悲之至於無故而俯人之華榱與出不意而臨人之歌嬉則熟視而徐却者過半是何耶怵之者誠踈故也曳衰而腰絰雖孔子必式而士匄尋兵而中道反者特加恕乎有喪之齊也晉人號絶鄰毋至取以訓其子而重耳之拜而不稽首猶足以感

未交之秦伯也由此觀之豈獨子馬而身之者乎雖非子馬而身之者猶將酸然惻之也是故救者匍匐弔者泣然舂為之不相者以吾鄰也巷為之不歌者以吾里也周官族供喪器禮親且舊有執紼之助而甚者役三年不呼其門吏而免者雖材甚不奪而起之若乃為位入泣奠含賻贈與夫任後事而啗諸孤非其委曲之真情則勿苟之至文也嗟夫有生之與締其憂也至如此愛一也直等差異爾類一也直彼此殊爾且其使人人

如相忘之魚天下皆秦懸越絶而視苴麻猶紳緌閱倚
廬如康莊則不幾於蔑人類乎某不幸適有皇皇之私
故歲酷罰奄丁慈顔是逺叩心摧臆埃滅無所重念族
故蕭衰人品孱下及親在時仕宦進取微赫赫之稱而
惟是旨甘滫瀡之養曾不得畢足於此身之烏哺也倚
門之慰未終陟屺之慘隨至春方暉頽陰薄之木方寂
疾風撓之今者新阡隨開松楸彌望而事固有闕其一
者顧窀穸之期迫矣念尚有塞人子責為不朽計使長

往之親掇身後之榮而藐然之孫慰無窮之思是特在碑之陳迹爾自非得當世之文章大人比次論列與高愍女楊烈婦輩事迹角筆墨勝負使覽者拭眥而累欷他無次也執事考古振今下筆不休淵源之渾深軌轍之踔厲視當世正所謂文章大人者譬之粉白朱墨膚寸萬態觀者之意嘗在毫楮之外而某也乃欲以一盼之遇僥榮乎片石使來者句疑交於斯而不自知其可不可則徒以前所謂至感足以移人者或在於是故也

使某去執事雖數千里猶將重趼裹糧而從況近出一步之地乎誠恐日月之忽諸而心腹不得盡布是為長抱無涯之悔也寸管之賜重侔丘山執事留意幸甚抑又聞之唐人之追貢幽壤也字書非公權銘詩非退之時以為不孝孰使毋為唐人羞是在今日也執事留意甚幸

上杜知郿書　投梅詩

某聞天地之閒生同性長同狀凡相與為類者何啻萬

端要必一物不可缺然後始可為世今計萬物之緒必將悉數而懸料之則彼所以變相形而互相軋與夫肆尚焉而獨逝者其初與人同何以異惟其舍此之所獨兼彼之所同去此平日之所無取彼一時之所有然後人與物始分兩岐而其一乃最勝處也有人於此得其所謂最勝者而不善用則往往束於見聞之卑操先王已陳之芻狗為適時之具而不知真知妙理固有非循焉而得之者至於時之為士者又特甚焉是故論神者

則曰無乎不在而不知無乎不在果何物也語道者則曰無乎不為而不知無乎不為果何事也以至析理則談精粗騁意則陳妙徼蔽莊老者鄙孔孟為麤迹尚釋氏者指霸王為餘事徜徉恣肆高出繩墨約束之外而其下獨不失為夸誕詭譎之論問其學則策論大義而已問其所志則科舉而已一有述農桑之事持魚蟲草木之説則往往指為曲士嗚呼不知自謂為曲而謂人為曲士也昔者九方皐之相馬也不論其皮毛而獨取

夫馬之在內者而莊周之語道則以履狶之每下者爲況何則推其下則道之在上者故可知而馬之內直廋馬處也然則卑淺近似之言獨可廢哉某亦甚幸生當太平少從父兄之訓凡經傳史氏諸子百家之字少一與夫翰林子墨之文章葢無所不讀中間獨甞爲書數萬言以窺先世廢興理亂得失之迹貫穿馳騁往往時有到處已而知其無補則又獨於暇日發爲詠歌相與獻酬於里閭而其最下乃有聲音腔調之詞出焉凡人情

之變態風月之情狀悲憂愉逸騷條感發下至草木蟲魚山川鳥獸之髣髴與夫童謳里語閭巷鄙俚膚淺不根之說搜括殆盡非敢以為能也顧以謂苟可以備萬物之所不能闕者而用以為世則凡此亦其一也今者伏承執事碣來此州下車之始事無鉅細一切撥去斂若遲肘而卑身下士僅如平日之交遊故士無賢不肖引領注視唯恐以拜下風望餘光為後時而某也適迫於奔走侵尋及此無一昔請見之階則獨何能無慊然

耶輙不自度謹成早梅詩一闋隨事上獻以勢推之初若瀆冒不識忌犯而某之區區顧有所謂不偶然者竊嘗思昔者優孟淳于髡優旃方朔郭舍人之徒其辭類多詼諧汗漫及其久也至有人主為之感悟而後世史隨亦不廢以某之所為獨不得與夫數子者比耶異時執事政益成惠益孚使此方之人相與忻愉感戴如子之親父母而闔境之内薰太和被膏澤方且求操筆之士著詩形容盛德而歌詠偉蹟則某於此時猶將傾囷

而進非特乎此

上陳運使書 子先

嘗謂物固有同用而殊功者勢是已千鈞之重方舟託焉而浮坳堂之芥失之寸水則膠騏驥取道一日千里而附尾之蝨與之輙至走坂之車奔濤之艦百夫從後挺之必却步而後止矢之激於風而加迅也圓石之轉千仞而亟下也利劍之入敏手而不留行也無非勢者下至搶枋决起疾馳却壓之勢與夫蛣蜣之轉九水毋

之附著鼉蛟之�猿狙之奮擲乎聳絕之千仞亦皆乘所謂勢則又況於人乎士方隱約時非能自達乎世也要之必有一二為之地者始可以無負披諸雛鷇傳以毛翮拔自淄澠滁之清漪下取文木之殫殘更增鉛黃之新飾然後出感慨而就功業亦皆勢也閣下高紹橫出擺去畀羈隱然見頭角與世所謂聞人者爭先疾馳以赫厥聲有日矣方天子出浮淫閱成就擯疑取人材赴事功如不及之時而閣下用所長應選焉平日無

一介援助此其器業聞望獨天子知之每畱耳且淮東西郡十九縣六十有九地大人富凡兵食之息耗輿賦之贏不足物有利戍疑民有疾苦與夫苛獘伏匿有未盡掃去豐澤長利遺留至今有未盡修講以至姦萌食疑作孽有所斥攘搏擊而不置者皆所列而言焉抗幨貪帷揚大旆古所謂大丈夫者葢不過此其勢宜有萬倍常人託焉而不得者況某乎某戇愚甚矣家故廬陵年甫三十例登進士第僅殊不職之平民筮仕之始竭來海

墀日邁月征比更再考大吏卒歲不過一至則望道塵
進拜聽謦欬從事益無幾矣譬之卷迹蔀幽不窺容光
是真足為快然則閣下此來也獨敢泯默乎竊獨念成
立以來文字閒差最留意若世所謂名能文者雖未敢
浪自方駕至其所得在囁嚅輩中往往有經奇處且閣
下所以簡天子特達之知既如彼落落有嚮乎建立成
就又如此他日宜得操筆之士播為聲詩發揮盛美而
聳覩萬一使某當之正亦不媿顧勢有未便耳伏望閣

下不以社木臃腫用匠石之弗顧躍金不祥以大冶之棄捐加之奬憐拔置門下則某也剛頑之質或可以備鑪錘加砥磨而百年之斷木又烏知不得與所謂輪囷拳奇者仵而進耶

再上陳運使書

中春閣下挩疑漕符按部來海旁而某也適以屬吏待罪得與邑之下執事聯曹輩隅道立列望前塵進拜亦若昔之人小事大賤事貴近郊疾馳入謁跽且稟命之

為者既則相與引退就事而閤下獨以某之不肖於其最後辱名置下陳問勞狎至誘之若使激昂而所以回眄睞加慰薦者甚渥色油然而陽和氣夷然而灝恬方是時某亦不自知其不可觸想輒發踴躋振爝末而忘其凜凜之絶羈碞然之容光在前也故縣得仕之始及來是邑凡倥侗充員以至備指顧承提撕坐耗廩稍而寖靡歲月者妄亦陳其髣髴晚出一書初不料𨿽當作理并與肺臆而發露之弗戢也自閤下還西來未能閱歲

今茲大旆直指復自窮海而某之區區比再辱察治真若有所謂不偶然者竊獨自念生平粗識廉隅往來知婆娑單疑優游卒歲為非所以梯身則間出而求仕雖卑飛孤官未嘗輙啟齒呫囁妄冒激覬為悽惻可憐之態進軋上官所聞知又其植性孤拙不能與俗低昂平日無赫烜門地可憑藉然亦天幸少墮負處今其志乃大繆雖欲含糊泯默重自却縮顧勢不能矣伏自佐邑已來力所不逮不敢不勉事有協於公便於民雖小碎

苟知之不敢不為不幸地處窮絶限以吳會環以渺瀰不測之滄海而聲迹比衆人為最遠夫仕宦者之志不過欲當道耳數應大吏之驅策耳劇有成效耳而某出則無所沿居則止於瑣瑣之簿書甚者應文移急期會而已雖有犬馬力將安所程乎行年三十有竒矣歲月滋益揑疑流平居尅責中夜伏枕悼志之不就又堂有垂白之慈顏門有聚食之百指旅寄一方他無須也今兹歲考行復三書無幾罷去矣念直為此屑屑定何時

已耶聞初官之保任也法當使成就則某既已得二人矣其一人則莫有出力者焉天未欲成就耶斯已矣脫成就之方是時萬一加憐焉而推且挽以收取者舍閤下其誰乎齊之紈楚之絹冀北之絶鞚陳夏之髹漆卭巴之文梓會稽之竹箭豫章之金鐵洞庭之丹寶阿井之沉液與夫丹砂赤箭或生蠻蜑珠璣象齒文犀大貝鷸翠翚翟之饒或出蒼梧或採儋耳下至燕筑秦缶吳歈賨舞僰童之屬率渺在一涯初非近人也惟其人近

之然後中國無一物之闕而富家巨室卒取盈焉且以閣下之偉德碩望世所瞻仰久矣朅來此方吏誰不矯首拭目悚躍洒濯求留秦楚齊吳巴越之一物悉貯門下為快則宜某之悵悵之不已也某雖不肖其犬馬之力猶足勉十一於千萬定未忍自擯於無所庶幾之地則毋為知己辱未必後於衆人矣豐山之鐘霜降鏗然而鳴則昔人謂之知時設不幸不待霜降無謂而竊發此下少一段當如後一書甚矣閣下其亦有意乎否也

上范運判書

去歲閤下貳漕符按部來耒陽而某也適以屬吏待罪輿州之下執事曹輩相屬款路隅望前塵進拜若平時近郊疾馳入謁之為者既則相與引進就事而閤下獨不以某之不肖於其最後辱召置坐隅問勞狎至誘之若使激昂而所以回眄睞加慰薦者甚渥某於是時亦不自知其不肖狂愚輙㢤縣歷任已來與其所至之地凡奔走承乏備大吏驅策坐耗廩稍而寢磨歲月者妄

輙陳其一二非以是為果足以當閤下意也未幾閤下以天子之命還朝廷歲甫一更今兹復以外臺出臨此方揚風稜抗大斾而某之區區此再辱為屬吏誠若有所不偶然者竊獨自念平生粗識趣操早飛孤官僅二十載而所至未嘗輙啟齒呫囁妄發冒昧徼倖為悽惻可憐之態進軋上官所聞知又其植性拙踈不與時低昂平日無尺寸地可憑藉今其志乃大繆雖欲泯默厚自卻縮顧有不能矣伏自得局制樸以來竊不量揣惟

是舟上下漕歲不知幾至而其間文移旁午下至操籌挽畚銖兩之差潙鹵之耗登無一不涉歷者行年僅五十齒髮日益彫鑠平居兠責中夜撫枕悼志之不就而又堂有垂白之慈顏室有聚食之百指非受禄一日莫之養且給則舍此終無須也退既無以塞人子責進又不得與健吏輩相齒埒加之歲考二書行且罷去矣忿直為此跼蹐將無已時竊以為當是時萬一加閔焉而推且挽以收者舍閤下其誰乎今夫無意乎是物也率皆

在所棄耳自非棄少過焉必注視再過則俯而加玩又再焉則不至於不忘而已閣下之於某亦可謂幾於一再過矣其處之似非無意者而某於異時亦嘗偕一昔之漸則獨何敢淪於自棄乎且以閣下之聲容德望朅來此方誰敢不矯首拂拭踴躍淬濯期於建立成就以出門下為顯且榮則某之恨恨不能已也某雖不肖猶足以勉十一於千百定未忍自擯於無所庶幾之地則無為知己辱未必後於衆人矣豐山之鐘至霜降鏗然

而鳴則人皆謂之知時設不幸不得霜降無謂而竊發其歸要為不知時耳亦不害其為鳴也若某者竊發甚矣正所謂坐蔀室而仰容光之旁燭投空谷而冀足音之亟聞閤下其亦有意乎否也

龍雲集卷二十一

龍雲集卷二十二

宋 劉弇 撰

記

吉州新修小廳記

古者郡太守廳事謂之黃堂猶三公之府謂之黃閣而學者相與輩而居之謂之黌舍其說以為治教之所自出必於此乎取中者也後世嘗多故矣民事日出有至

四字京本作擾擾至於萬端不窮而其纎悉委曲非可以邂逅得也於是頒宣詔條歳時月朔之所會聚或句覈或賔客有時京本無此二字之至與夫太守始事之日則類皆臨所謂黄堂者而有弗逮則其旁更起他屋以為廳事之輔者也八字京本作以為輔廳有詆欺訴訟之輙聞一作繁與聽之欲其徐有疑獄隱慝陰姦舞文之旁午蒐之欲其容有招軍補卒胥史皁隷廢弛存置之不一稽之欲其審有四境之剽攻奪攘物之所利疚民之所疾苦吏之所循否問焉

則欲其俯而易即即字京本作近也故一切歸諸輔廳焉然則輔廳之設正所以趨便者與吉之為州橫制大江為要衝最太守所察治每號臨劇一日之間事無慮數百出凡有深簷大屋二本此下有固秘冲容四字儲思慮其中顧不足以蠲決遣之煩而府之輔廳初不閎大民以事至而不即逮驗以獄閧而不即論報則往往曹居京本作列伍聚其旁殆無所容足居者陋之臨沂杜侯京本此以下皆作公之為州二年也更於其前列屋以臨焉得地於廢庫之遺址京本無址

字得材於完葺廨舍之餘得工於傭傭役使之相半地不加闢材不病之工不告勞而其成若出於一日其力若合於一人七字京本在其成字之上面以夷曠環以脩廡層霤京本作危簷穹堦臨風雨而脫囂塵杜侯於是方且代去矣不以已所不及處為廢且怠而猶將畢力以揆其成不以人所專長利於後而更思來者相與圖其久是獨何心哉竊嘗謂君子之為政也趨先急而已以一郡之大而必有守以太守之所總臨而必有視治之地則輔廳其先急者也致

其所先急赴適時之會而吾無所容私焉則推以侯乎人猶其在已也其為政當孰有易此者然杜侯之為吉也恬於撫俗而惠足以孚其心剔姦掃蠹而政不苛以撓彼輔廳之作否雖無以議為可也然必將使後之人知侯之所為固有大於此者而特出其一二以折未諭者之心則區區之言亦何可廢也故為之書其始卒云

吉陽持正堂記

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唯欲人之相與適其

當也初無意於用刑中間不幸抵巇投隙之釁萌而強凌弱衆暴寡智鄙相籠而真偽相軋其勢卒至於犯分而不止於是律貪懲肆消沮淫悍發擿姦伏之法備具而并與其不忍之心加焉方是時民有麗於辟不能以其所自取者免而在所論報則又為求忠厚惻怛之有司使弊斷之期於無所苟而後已此古之人所以聽獄必持其正也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爭奪之心狃於其所必勝則未嘗無四字二本作如未易可否橫變抵冒殊捍之巧

試而窘於自劾則往往多隱慝而法之為書乃衆罪之息肩處也其間節文科指類皆前此而具凡所以待犯焉者之至僅如操印圈以契物夫守一定之法御時出之横變以求窘於自劾之隱慝而使死者無遺憾斷者殘支體而不戚雖欲無弗一作用吾正勢不能一朝居也雖然其理非他本諸吾心而已矣夫大學之道始於正心以至修身治國家天下而孔子之蔽詩以一言也止曰思無邪要之能使聽不眩於是非之所掩情不揉於

愛惡之所奪則獄其甚者也故曰刑者成也京本刑者侀也當依禮記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兩句並存一成而不可變君子盡心焉是故三刺以為入而三宥以為出八成以為重而八辟以為輕其兩造者聽之以五辟京本作辭下同簡五辟者正之以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而禁民訟則使入束矢所以觀其能直禁民獄則使入鈞金所以觀其能明仁以規之也故內之圜土禮京本作義以矩之也故平之嘉石智以勞之也故役諸司空不幸卒不可釋矣然

後即誅焉而無疑則凡以吾之正誠在此故也錢塘吳君表臣為縣於吉水之一年闢室於所治之西以居而取獄之情有未決與決而未審者時聽乎此也因以持正名之且說（京本作賦）詩以見意而其說益取范文正公所謂人之聽獄必持心以正之（一作人）者也吾州之邑八而吉水以地大人富當要衝生齒之隸籍無慮數萬而前控大江輸挽儲積賈販所出入一有小弛則椎埋剽攻侵侮凌轢豪奪之獄至相踵以聞以故為縣者每懷倥

偬不暇給之憂有所決遣纔文具而已及君之來未能幾何而繩墨約束已足京本作遠近以孚其民人賦入不踰時詆欺擺合之訟隨以衰息而下至閭巷無賴竊發之姦武斷之豪無敢肆焉者而縣適以治方是時宜若可以升高明臨爽塏列為燕閒之居聚賓客其中風流嘯詠投壺飲酒為事以休暇日而君獨取所治之餘屋為聽獄之所不汲汲於游行放弛而獨恨不得閱實民情以副上所以憫憐元元之意君於此可以為無負矣昔

召伯聽訟於甘棠貞信不旋踵而興魯侯獻囚於泮宮淑問不崇朝而效終召伯之身人之愛其材者且不忍伐去而魯（京本作僖）侯之事竟流而為盛德之頌余竊意他日政（京本作教）益行化益洽篤實長而薄惡消民（京本作凡）至君之前者無復以獄聞而方且從鄉人長老問其閭里井屋阡陌之所在戒毋得越法使此方之人視其令如悅其父母臨其室如即其廬舍與夫既去之後想望其緒風出於平日者愈久而無窮則雖欲毋使詠歌稱誦不

息於民之口而後之居是堂者相與圖其廢也庸可已乎故書其落成之始四字京本作事尚俾來者有所攷爭此本二此下有吳君師正字表臣方以材試云十二字

愚堂記

愚堂者廬陵歐陽通文叟於其舍居之西南隅作之以燕息其暇日而堂之儉侈華俚隆庳寛促顧有所謂得中者風扉月牖竹簷蓀逕左環右控別一人境而顧有所謂得其淑靈者舒嘯孤窺破顏怡愉削牘抽毫繙書

絃詩以至饌賔觴朋決拾投壺一出於是而顧有所謂
無求而足者於是堂成七年矣凡八求其友劉弇之記
而弗獲最後弇笑謂文叟曰記之作否在君無毫髮增
損所疑者特名耳且智甚而横謂愚愚又無實可既而
智則交泯豈病不得時者邪將抑前而揚後耶抑亦掃
蕩轍迹刓剔圭角寄諸砥而平潦而收者耶豈巧人速
而拙已遲耶將謝實廋名於此直寄耶抑亦逃焉而不
得以厚與人而已取薄耶然愚又甚病甚不美甚可去

甚不足以靈物而至窒至拘至汩一作迫而陋至寡附至難求合也君安用是為耶昔有人媒患梯孥朝一言出口而夕七國挺禍有揚子雲者命之曰愚雖晁錯猶不得而辭也又有人不釋於造物者顧乃遷怒乎區區之山方與螳螂精衛爭長雄而力平之有列禦寇者命之曰愚雖愚公不得而逃也郴子厚蜕餘責朓九死見夢湘南之神而奄有數椽之不毛晚復痛自洗湔故謂其溪為愚溪齊人買牛生犢少年欺之以牛不得有駒而

輙取其犢馬故謂其谷為愚谷此四愚也者人有髣髴
其一亦何啻相與為五愚耶然愚又不必自名而人將
名之則吾意文叟萬無有是也我知之矣文叟少以譽
高世材秀物譬舟萬石束篙倚檝將須疾濟二十年於
茲而中間一嘗摩壘於禮部謂肆矣而卒又不售一日
賦歸與先時命之所背而馳者一以為壓隱一以為陸
沉然則斯堂之作其殆懲已失須將至者與其殆愚外
而智中取顏子如愚而卒不愚者與文叟頷曰幾矣於

是乎書元祐六年孟秋十四日記

蝫齋記

吾友安成劉君公濟於其暇日合里之親且舊京本有相與二字觴予於所居之西偏酒數行顧予而言曰是乃吾平日語人所謂蝫齋者也請因以諉子且齋之前壤瘠不沃而隆窪高埤之所附水瀦不流而濁撓弗蠲之所鍾外漫客土古道旁出其下怒蛙盤鴝迭相鳴喧而不材之拱木毀折之叢篁與夫幽芳野蔓柔藤髿髿相為紛

披而不知四時之有流轉此蟠之地也吾之屋視其桷
與櫨幾撓而若將弗支也視其隅與四阿幾頹且靡而
似無所投足也而吾不以為陋圭窬隙壁僅能蔽風雨
脫囂埃而其間叢書數千卷足以時其探討暇則彈碁
弄琴足以娛玩其耳目心志此蟠之居也方吾少時知
所以從事乎學則知所以從事乎世日數千百言落筆
立就中間晷隆而影索途修而步艱志有餘而力不抗
連試禮部輙斥弗遇京本作偶人生安與樂耳亦孰知其他

此吾之所以蜡也然世之人方且躡穹臺臨廣囿睇清漪之渺瀰掇茂實（一作植）之芳香以侈其游觀而吾則易之以卑汚狹陋之地飛甍重霤綺疏青瑣百金之壯麗以至髹鬘刻鏤藻繢彪炳矗如幻化者不知其幾區而吾則易之以容足之所彼得志之士策肥茹鮮緩佩而青朱了無不可意者而吾則易之以平居無事之隙是三者吾率皆易之而若將無俟乎世則謂之蜡也固宜予於是復之曰古之人誰不欲達者達卒不可得然後

深居遠引不在東閭在南阡瓜疇芋區跬步可到宅居鄽而田負郭家有乳雞豐豚以卒伹歲旦暮杖策恣兒童相遨嬉此士之不得志而去與欲進而無所從者之所為也今君齒剛而氣渾一切無有是事則宜亦與夫追念三徑之就荒退思倦鳥之知還者異矣奈何終役役終役役京本作役役終欲有此土以處也耶旣而曰我知之矣且世固有鈍其始而終自利怵於塞而通必至者使物而無蟠則孰且為信哉今玆明天子在上賢士大夫自以

謂無若此時為可以得志獨患不勉耳吾將見其運符志偶雷奮蟄而燭披幽須遠且大正在異日則是齋之設其殆有激而已雖君亦無能終留也故為之卒其說使知君之所以寓名於蟠者如此

禾山龍溪亭記

所不足乎物者非形也顧有以處其形而已矣鳥之木棲獸之陸馳螻蛄壤息蚯蚓穴處鼠穿墉蟻營培塿以至蛙黽蠹竅豕蝨㚖蹄魚鰍之江湖與夫螢綴蔓而蜩

附枝凡相與為類者何啻千萬要必無負吾形然後適於足爾龍之為物神而能變者也其適宅幽而儲密其出離偶而縱獨其騰陵而上則奔霆駭電夾之以飛一息而超千仞其蜿蜒奮揚則瞬息可以興雲霧其散利以澤物則不崇朝而雨天下然其小大修短潛見飛躍猶未離乎形而不忍輕自露以取困則其心與他物亦何以異然則水之有淵固龍之所憑以處而休其無事者也且龍之在天地間非若鰍鰷鯢鮒陰姦秘怪擅尺

寸水苟延其生匿隻形而庇孤影則計有以容其軀者獨窮北之天池而極南之溟海爾而舉今天下濫觴之淵穴深之竇與夫泊然鍾水之瀦號為龍之別處者往往而是何其多龍耶然竊嘗推原造物者之意彼非不欲尸衆役以自騁顧以為無益然後必將使此族抶其變怪綦布四出時泄膏沐以遂物願而熟視其致力焉故凡散而在人間者皆龍異時息肩之處則亦猶仕宦者之有府舍與雖多可無疑也禾山甘露寺之左有溪水

自絕巘出貫寺垣走東南三里餘釃龍門兩崖間束為飛湍過別澗急勢淙下汩汩注彎環中相分擘以去傳者以為昔嘗有龍居此而厯寧中長老楚昇惜其勝槩因斬材洞石截衝波跨崖起亭構遂以龍溪名之葢龍名其居而溪名其所以居者也先是客有以遊禾山來者方將策足窮極邅迴已恨力不足以支深入之疲而道兩旁又無憩焉者之所往往寢有殆意及昇師之為此亭也甫控絕險孤撑修緑盤礴於飛簷曲檻之外而

下蔭清泚其明可以燭鬚髮故使臨之者始忘劇至之勞而驟得難窮之趣倘徉注視孤魄怳駭眸子為之眩轉而悲憂感慨至不旋踵釋去嗚呼昇師於此可不謂有力者乎雖然吾有說焉今夫倏爾自造默運於冥中而莫見其終窮者變化是已其為龍也使變化無適而不自已故以動則神則是龍者適所以寓變化者也處晦而不昏行明而無章非徒與物役役京本作役役與物守此形也則何水而不可居則是溪者適所以寓龍者也茍

龍不能出潛以興利溪不能宅龍以標靈雖洶湧萬態矯首髙卧吾固將以龍為尺澤之鯢而溪為杯酌之蹄涔也何尚亭之為因昇師求吾文以識之為之登焉而遂書

龍雲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龍雲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王宮

龍雲集卷二十三

宋 劉弇 撰

記

吉州新修天慶觀三清殿記

道家謂天有大羅其上則玄都玉京山也山延袤九萬里七寶成就有城傳其椒面各二百有四十間羅以寶林緑葉朱實城中芝英五色蓮徑度十丈撫然叢生無

有彫落有宫焉是馮穹臺有上中下三宫上宫號玉清元始天王所治中宫號上清太上道君所治下宫號太清太上老君所治三宫始雖若不屬已而神遘纔一宫如也然玉京天露多至八十一萬而山嶽洞室適相直者又八十一萬皆列真之所宅大率終始如世人所謂九九八十一者異時列真朝玉京日或三至或再至或三日一至經行億萬直轉瞬呼吸頃耳而卒不敢墮彼真宗仰丹京本作可到乃如是況擾擾之下土乎然則殿其屋而

不吾苟亦瞻徯祈嚮者之所自致也吉州天慶觀唐本京

下有孝子字故紫極宮國朝一作家別號均慶祥符初書有自

天隕者真宗皇帝感焉因例錫今額九年冬會天大風

旁舍火妄行而觀之三清殿熇熇隨盡惟是香火不綴

七十餘年於茲矣一日道正金希白誘其徒曰吾人生

長休明衣恬食熙非衆真焉依尚孰使我有此冠且褐

者乎觀殿若像不幸殫於往歲一昔不救之烬焰中間

尺椽寸瓦不置于霄切雲擂為莽墟殆非吾師所謂元

始居協晨靈宮之意也吾知任斯責矣於是募可與共事者得右姓吳信錢百萬以倡其餘未幾應者走費恐後其為屋五楹高五十尺亘以層櫨曲枅堊以丹黝飾以仙靈雲氣葩華藻井列錢青瑣之浮動而欄楯增堮患其數圮且弗支則一切攻文石為之既則建像十三其中若適至然者陰暎輝赫觀者揺眥經始於元豐三年之季春竣事於五年之仲夏而力不病乏用錢合七百萬有奇而樂輸者初不俟勸也其本末成就葢如此

先是隆慶禪院沙門利儼者以龍華會締里之嗜佛人為異時福田利益因取其羨財別建轉輪大藏度用錢二千萬勸者方走疏四掠而希白亦以搆殿閒諸豪間人皆難之其後儼緣事適告具而希白所治宇已矗如幻化矣於是議者謂用隻力纚纚於兩緣合發之時營七百萬錢敏若拾芥圖宿廢於七十年之相望而照地金碧纔寄諸一唱其為力工拙難易宜如何哉若希白自謂知任斯責可無負矣予友歐陽君通曩與希白游

且有舊為抵書走洪水求予文以識而未暇也而希白比三請滋却益勤因為之掇其可附著可使鑱諸石且以志吾里人終易以善起也希白能詩於琴尤工其為人號有信義者元祐七年七月朔日潁昌府臨潁縣令充洪州州學教授劉弇序

重修共樂亭記

朝散大夫狄公尹莆陽之明年夏六月會天大風並海之民以田疇居廬被患者甚衆而軍治之西北隅故共

樂亭最高峙更風尤劇經昔以壓闉既而縣有上官道
蔭材之拔於風者以千數公按籍笑曰風仆吾故亭又
遺以拔材其無乃有意為吾新亭資乎於是訪卒之羨
於工者因其隅而廣之得屋七楹前卧斵石為樓樂之
埒稽故材之任度治者繕小亭直其下曰歲寒繕憩客
之堂三欒介其後曰燕休皆不泯厥舊而屹然負砠岡
挾爽氣以出杳冥者前日之共樂也他日公謂弇曰吾
亭如是盍記之後世有所考弇遂言曰今夫十區之肆

百指之閒慈祥悌順薰為休和人倫之樂以此而陰閱訟訴之擾奪之百金之産中家恃焉隣雞犬相聞戶有無相通庶且富之樂以此而椎埋剽攻武斷之豪奪之食怡寢康不在子孫在其身壽考之顛霜吞而雪蝕尊生盡年歸全之樂以此而札瘥憂患奪之非時之須不急之逮隨以杖捶而奪其遺力淫陰驕陽水旱閒作螟螣被南畝而奪其豐年甚者奪之罪罟而筋骸不勝囹圄之慘奪之貪吏而賦餉不勝劘牙之噬一切奪之者

如此於是有疾視其上之憤有戚嗟怨誹長逝而輕去故家之恐彼長民者方任其責之不暇尚誰恃而與為樂邪始公之來莆也歲惡不稔惟是勸分發糴溥徭緩斂為若可繼者而謹醫藥簡程督所以劬視之甚至已而釜不改飪身不易褐一時親吏患苦者竊獨喜卒相與聊生之民及亭之成適在邦人安綏和豫之後以故莆之士民歲時般嬉與夫四方之使客以事至者皆曰異時神物之奇秘公幾盡取以遺兹土而其得之暇日

之瞰臨以至風流嘯詠行庖抽觴以御賓者公獨無幾何時爾視昔人之榜無毫髮可恨者試徙倚而南望則前有峭峙之壺山如坵世獨拔摩拂霄極嘯浮丘而挽赤松遠引之所以寄傲也振衣而東指則傍有渺瀰不測之滄海跳濤舂容直將與乘桴者游而探虞淵窺白日廣心浩大者之所以弔世也若乃巖菲島蔓之四時風帆雲鳥之千里當暑而涼秋櫧入夜而賓斜蟾與夫樵斤漁艇涉素瀕而度葱蒨晨蓑暮管鹽遠烟而收夕

陽登高能賦者得之往往寓感慨於文飛之毫楮而雖
有駭目亦不能窮也然則公之煕甫人不既多矣乎雖
微公弇也固將有請矣敢再拜而次其說以俟公為治
所至大率放古循良吏寛厚表表有君子長者風云

足齋記

國家悉海内而州之則古侯伯蓋今之郡太守而其於
諸侯常用臣禮親北面而事之者在郡太守率謂之屬
吏屬吏有州從事有録參白録參而下號諸曹而屬縣

簿若尉其最甲者也太守始至府坐黄堂上曹長率其屬手板束帶立墀下謂之庭參若將盤辟進拜之為者吏從旁贊曰毋拜然後趨而上不揖坐不敢坐不問言不敢輙發諸口一日有事則告之曰某事如是而可某事如是而不可輙辦其毋廢則又趨而退顧已與墀下人施施僅如平時等夷雖流潦霑漬弗避也胥吏抱案牘上下相與接足迹弗攉也又歲時宴喜或饗食宅使客之以事至者率不及諸曹唯大張設夾兩翼異使坐酒

到手輙醻然猶視太守遠甚傍引卜祝胥吏老兵輩雜厠其間而謂之外簉諸曹之早乃如是況簿尉其尤卑者乎故使輕險之士為之則僥倖嗜進之心生容悅之士為之則媮悅曠弛之弊時有不免而夸者伺容聲走權勢至於巷結轍而戶摩肩拘者欿然常為慼慼可憐之態亦其勢然也方是時士有決能自擢而用其良貴者高世衆人視之如獨鳥遊空府而影末之餘波猶足以灑拂塵垢非足乎已者能之乎邵武黄君德器為簿

於靜海之一年也廨之西偏得廢宇葺而新之它日走書來告曰吾齋之前平曠虛豁環以野水而古城瞰其西介丘直其南夏則茂竹席陰秋則紅蕖漸苞雲烟下鳧鴈而蘋藻泳鱣鮪凡吾平日栖逸趨而泊遐矚者畧備顧所取誠不在是則因謂之足齋聚古書其中暇則居之且以求吾志也子其為我記之余聞之也天地為衆大最一則傾東南一則陷西北其不足蓋如此而萬物之中或角而不牙或甲而不翼以脰鳴者或屈於足

蹶以陸馳者或困於波濤之洶湧唯人六骸九竅具差可以無憾而六骸九竅又有不足恃焉者是以甕盎用其脰肩肩視全人而申屠嘉叔山無趾兀者王駘與夫支離疏之徒獨以材全為在乎其內而曹交之九尺猶非真湯文也若君之仕則卑矣而所居又不過容膝之安宜其屑屑私營近嘗身涉求之地而反自以為足其有得於中者歟其殆吾所謂用其良貴而高世者歟故余樂為之道且使知君之足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名鑄以

文學第進士觀其名齋則賢可知矣元豐壬戌孟冬望日

澄碧軒記

浮屠惟聰於其寺之東偏列屋以居而取其屋之餘為軒命之曰澄碧葢軒之成久矣乃始以其記屬予初吾州之東北望之鬱然若堆髻自平地而出者螺岡也其下有水播而為川涵浸渟滀濵城數十折股引而去者螺浦也浦之兩崖皆羣山適與螺岡相直環民上下遮

列屏障一起一仆躩虎豹而盤蛟螭於其山水之交架虛疊鑄棲以楣埒巋然出衆屋之外若披鑑臨物若據斥候破隱匿之情若綱提領挈而樞制者則此軒也澄言水碧言山以其不出擾擾之闤闠而坐致山水之美以寄意也於是遊者日至而軒之前恢詭譎觚怪奇偉麗之觀無不畢足高桅勁楫破浪上下晨曦夕氛照耀發見者出於咫尺之衽席青蒼杳靄而横絶乎雲烟之間縹緲丹翠而相扶於巓崖之上者出於方寸之目睫

幽芳遠迹窮微明疎薄潛投飛躍決驟之變態與夫挾爽氣而躐浮光者皆其四時之榮謝旦暮之聚散而覽者亦不能窮也吾嘗謂天下之美苟可以擅而有者理足必窮托形於天地間唯山水兩物可以持久亘終古且不遽易而有常則澄碧其大觀也不幸流潦時至漲堤齧防蛟龍狂醒疑秘怪陰作㢮京本作磨滃泂伏砰攏振撼與夫破山發石之勢矢迅而東下則孰為水之澄耶高者隤壓下者童濯陰霾宿祲相與蔽呑於洞鴻晻曖之中

如翳冒目如烟壅燧則孰為山之碧耶聰師學佛者也使其神能固而不遷其精能一而不摇静以鑑天地虚以府萬物則水之澄山之碧無豫吾事可也苟惟豢於蔽物之官以護其外溺於不求之放以塞其内以至方寸之靈府朝與偽湛夕與真喪則彼其山水且不能逃適至之累師之守此名也尚安所托乎雖然此特語聰師者也若夫乘閒臨隙身適寄而足暫投羅觴以御賔探籌以争筭振淋漓之衣以濯清風捐交錯之履以夸

弛放舒遊目寓遠意投衿撫髀高踞而微吟使夫鬱者思奮滯者思通羈客忘戚戚不得已之懷而騷人緣是川京本作以臨賦則軒之在山水間亦一助也庸可廢乎故為之書熙寧丁巳七月三十日安成劉弇序

獨遊狼山記

白狼五山距通州城東南十里而近率不百步則嶄然迭起若踞若躩若前拱後負若期而赴有待而不相躐而五山者通人時時能道其名有以仙蛻其上者曰仙

女山有以闔廬曩軍其傍者曰軍山有以形鋭且中鋝者曰劍脊曰馬鞍而至臨以佛宇則別號寶塔山五山獨寶塔山秀絶可喜而好事者往往取以矜遊客謂白狼嘗擾而居也元豐四年冬弁按田山傍至則求觀所謂五山者入寺東廡得乳泉號幻公井幽光浚發若上漬狀茗飲者利其甘爭至赴汲自始時開山僧智幻故相謂幻公云方丈東阿有石僅十尺許長倍廣三之二而廣厚倍者半強一昔從山椒墮京本作壓而正拔號飛來

石自堂折而少北貫以澁道躡之纚纚如絙縻上縈道左閣曰棲雲庵曰海桐亭曰半山曰望江皆森爽谽谺可蔭以休而閣加於庵之廣亭加於閣之峻者倍且半又却轉得棢埒殊澁屣小覺酸脛度非三休不至絶頂因力躋焉方是時朝日初上曈曨如躍金發莽蒼中洞視上下不隔褷襹彿螺姝眉附地別出則南峙之福山也排天決雲呑嚼淮吳則東浮之三澪京本作靈也稻畦葭澤潮汐京本作波上下沮洳斥鹵之所淫夷與夫疎篁茂木

泊雲而下烏烏頹垣廢丘縈蔓草而淒黿鼉者皆得於轉瞬之頃於是惝然忽疑從樊籠中出而思古人所謂登泰山而小天下者亦宜有是京本作疑亦有持而非特寓也絶頂之北有石若圯而中留跡之令人善畏而得晉考其名則定心石也山後有石卯巷觀音洞朝天巖去思亭皆利下觀而醒石尤以名著石廣厚畧等可坐十輩其上子履陸君名之用反廬阜陶淵明所謂醉石者醒石之西有紫石巖取其石紫赤色相錯雜而紫為多以

遊至者悉栖名其上今亦頗可别識劒脊馬鞍二山遊者罕至獨峭壁隆隆發數十仞疑造物者於此喜出斵刻以驚世也軍山宜山茶花號多薇薇女仙山最外峙有穴通中頃歲嫗有自龍舒來者年七十餘獨食息其中似得道者山有拇迹鞭痕皆著石或云始皇履是山且鞭以投海中俗之好怪乃如此既而僧有語余者曰今之山跗雖皆平陸然前五十載海也其深莫碇絲千尋莫能測而自軍山左轉皆闔艘吳艦與渡而漁且漕

者之所出入山前後石齧蝕若鐘釜然者皆水所湔潄而其有鑱天祚者尚五代姚存𧹞舟特一作時題識也余聞而異焉且淮海方數千里自江都走海陵絕吳會其間以佳山川著稱無幾矣至是而僅得五山焉則又皆盤薄吐吞於窮海僻陋之濵若遯而肥與畏名而逃焉者獨何耶然五山當潮波捍一方如唇齒傅脰咽使通民情以不怵而間則蒸油雲泄膏雨以利生物其作鎮此土殆天意非可私智測也余也服吏役一投足而五

山之美盡得於人迹之所不到臨高而覺宇宙之博大指陸而駭溟海之變化竊自比於醯雞別舞氛外之一天則亦不得而默矣故攬其勝踐作獨遊狼山記云